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九五回 神彈子旅店逢三杰 白後猊萍水識英雄

話說神彈子李昆在靜海縣，遇見這個富明，心中起疑，一路跟著他來到酒店之中。見他一面吃酒，時刻看著對門。李爺把對門一看，見是一家住戶人家，門前揚州式子矮闌門關著。公然心中納悶，叫伙計做了幾張餅來，添上些牛肉、羊肉，吃得飽了。忽聽「呀」的一聲，見對門矮闌門開了，有一個婦人，在門口站著。李爺看這個婦人，年紀二□多歲，滿臉抹著脂粉，身穿月白單衫，下面藍綢褲子。立在門內，瞧不見兩足的大小，只見髻邊插著幾朵石榴花，生得中等姿色，透著些妖淫氣象，立在那裡，觀看過往之人。李爺心中暗想：看這個婦人，不象正經之人。忽聽那富明連咳幾聲乾嗽。這婦人就瞧著欄杆內，做眉做眼，把手指兒做著啞謎。富明把頭點了兩點，這婦人就關了門進去了。李爺心內明白：方才婦人那個手勢兒，分明叫他從後面進去。半刻工夫，只見那富明會了酒鈔，出店門去了。

李爺叫伙計過來，說：「小二哥，你生意忙呀。」伙計說：「這店全天都是沒事。」李爺說：「你要是沒事，我與你閒談閒談。我且問你，這條巷叫做什麼？」伙計說：「人家都叫他新街。這裡望東出了新街，由右手往南，走到□間門裡，就是縣署街了。」李爺說：「對門揚州矮闌門內，他們姓什麼？做什麼生意的呢？」伙計說：「這是王成衣的家裡。方才這個婦人，就是王成衣的老婆。一家子就這兩口兒。他們的主顧，都是大門牆呢！這王成衣好手段，人家都叫他到家裡去做活，卻時常不在家裡住。爺們可認得他麼？」李爺說：「我要是認得，也不問你了。我是沒事，與你們閒談罷了。」伙計笑了一笑，遂走到櫃內去了。李爺看那天光，約有申牌時分，就把酒鈔會了，走出店門。依著伙計的話，出了新街的東口，順手轉彎，走不上幾家門面，果然有條橫街，也是頭東尾西。進了東口，一路留心，打量著地段，差不多在酒店的對面了。一看北首的房屋，淨是店面，並無後門的樣子，心中納悶。細想：方才那婦人的手勢，一定是叫富明從後面來的意思，為何這裡都是店面，不見他後門呢？只怕還要過去一段才是呢！那李公然來回三五次，走了兩三趟，見淨是店家，並無後門。忽然見那雜貨店旁邊，有條小弄，似不通的樣子。李爺走到弄內一看，那淨頭處有個彎兒；轉過彎來，正是一條後街，一眼就看見對面牆圍內，露出招鴿子小旗來了。公然心內明白，回身出了小弄，想時候尚早，且去落了寓所，待到黃昏過後，方可進去，探聽他們說的什麼，諒必這王成衣今夜不回來的了。一路走到縣衙西首，有家悅來客店。走進門去，伙計就迎接說：「爺們住店嗎？」李爺說：「我只要間廂房就是了。」伙計說：「有廂房，東西兩間淨空著呢。」公然舉目一看說：「就是這間西廂罷。」伙計說：「爺們要用酒，還是用飯？」李爺說：「酒是要的，時候還早呢。你先與我烹壺茶來吃了，少停上燈時候再打酒罷！」伙計答應一聲，回到外面，烹茶去了。

李爺走到庭心，望著上房中間一看，見有三個人坐著在西間內吃酒，一個白臉，一個紫臉，一個黑臉。心中暗道：好似劉、關、張轉世了。只見那白面的年紀四□左右，生得方面大耳，兩道劍眉，一雙秀眼，額下三綰青須，身穿皂羅箭袍，英風透露。又看這紫臉的，長眉插鬚，虎目圓睜，年紀二□多歲，穿一領生紗短褂，身軀長大，象個好漢。那黑臉的，也是二□左右的年紀，生得細眉周目，尖嘴縮腮，身材短小，骨瘦如柴，身穿皂綢小袖短襖，英雄挑包，下面兜襠扯褲，足登薄底快靴，雖然穿著武生打扮，看看他沒甚能為。公然這個人天生的和氣，到處禮貌謙恭，見了他們，就把手一拱，說：「三位尊兄請了。」

只見那三人直站起來，齊說：「仁兄請了。」說著那白臉的早已走到中間，這兩人也跟出來了。白臉的到了前面，一拱說：「仁兄請到裡面小酌三杯。」公然連忙還禮說：「兄等在此相敘，小弟怎好阻擾清談？」白臉的說：「我們都是結義的兄弟，沒甚事情，兄台何故見外？」一手挽著公然，朝裡就走。公然只得跟著三人來到西間屋內。那紫臉的扯了一張椅子過來，朝外放下。三人就讓公然首座，公然哪裡肯坐，謙了半晌，還是把椅子拋開了些，然後坐了客位。白臉的坐了主位，那兩個就左右坐了。伙計剛拿了一壺茶，一個杯兒，走到西廂房，不見了李爺，就到上房來。一望見他們一起兒在這裡了，便笑嘻嘻的走進來，把茶壺、茶杯放在邊頭桌子上，移過三個杯兒，斟了四個半杯兒茶。一頭斟一頭說：「爺們在此請客，可要添酒菜麼？」白臉的就說：「咱們本來要喊你，你快些添上一席上等的菜來。」伙計滿面帶笑，連說：「曉得曉得。」回身去了。公然忙說：「尊兄何必過費，使小弟不安。」便問：「尊兄貴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那白臉的說：「我們哥兒三個，都是江南金陵人氏。在下姓甘名亮，外號人稱白面後猊。」指著紅臉的說：「這是我拜名弟兄，人稱賽姜維鄧龍。那位是他的胞弟，人稱小元霸鄧虎。」公然聽了，連忙站起身來說：「小可久聞金陵三杰的大名，只恨關山睽隔，未能拜會，不想今日得遇尊顏，只是小可的萬幸。」說著話作了個總揖。三人一齊還禮，同說：「仁兄過獎了。請問仁兄貴姓大名？」李爺說：「小弟姓李名昆。」那甘亮便不待說完，接著道：「莫非人稱神彈子，李公然李五兄嗎？」李爺連說不敢。三人一齊站起，說：「我等久仰大名，只是無緣相會。」只見伙計添進酒菜來，添上一副杯筷，上四杯酒，說道：「爺們要什麼？只管呼喚就是。」甘亮點頭，一擺手。伙計提了菜盤，帶了殘肴，到外面去了。

四人坐下，甘亮把盞敬酒，談論當世時事，江湖上的勾當，說些拳棒槍刀，□分得意，真是相見恨晚。甘亮說：「小弟意欲與兄結為手足，不知可能俯就否？」李爺說：「不敢，小弟也有此意，只是不敢出口。」甘亮、鄧龍、鄧虎大喜，立刻吩咐店家。伙計聽得，連忙上前說道：「爺們呼喚，還是添酒？還是要菜？」甘亮說：「酒是也要添□壺；你先買辦三牲祭禮去，我們要結義呢！」說著向兜肚內摸出兩個二□兩的長錠，交與伙計。伙計連連答應，用手接了，歡歡喜喜的去了。這裡四位英雄，傳杯遞盞，分外情投。不多時，伙計辦齊了：三牲香燭，一切祭獻的物件。他把「桃園三義」的神馬，供在正中的桌上。把三牲祭物，排列停當，點上紅燭，便請爺們拈香。

四位英雄一齊出席，來到外面。這一拜有分教，黑夜交兵，殺個地覆天翻；賢良遭險，救出虎穴龍潭。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